

JOHN MUIR

#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 夏日走过 山间

[美] 约翰·缪尔——著  
于素芳——译



博物图鉴版

基于现代博物学的循证研究  
国内外物种数据库交叉考证

百余幅精品博物画  
带你走进自然之子  
笔下的世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JOHN MUIR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夏日走过  
山间

博物图鉴版

[美] 约翰·缪尔——著  
于素芳——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日走过山间: 博物图鉴版 / (美) 约翰·缪尔著; 于素芳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10

(蓝知了)

ISBN 978-7-5680-3781-5

I. ①夏… II. ①约… ②于…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8532号

夏日走过山间(博物图鉴版)

[美]约翰·缪尔 著 于素芳 译

Xia Ri Zou Guo Shan Jian  
Bowu Tujianban

策划编辑: 刘晚成

责任编辑: 黄 验

责任校对: 张会军

责任监印: 朱 玟

插图整理: 刘晚成

装帧设计: 璞茜设计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 (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印 刷: 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 |     |           |            |
|-----|-----------|------------|
| 001 | Chapter 1 | 与群羊穿越山麓    |
| 025 | Chapter 2 | 在梅塞德河北支流宿营 |
| 061 | Chapter 3 | 面包饥荒       |
| 073 | Chapter 4 | 向高山进发      |
| 095 | Chapter 5 | 约塞米蒂地区     |

119	Chapter 6 霍夫曼山和田纳亚湖
141	Chapter 7 奇妙的经历
155	Chapter 8 莫诺山道
171	Chapter 9 布拉迪峡谷与莫诺湖
185	Chapter 10 图奥勒米营地
201	Chapter 11 返回低地

Chapter 1

与群羊穿越山麓



黑嘴喜鹊  
black-billed magpie



加州壮观的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只有两季——春季和夏季。每年十一月，第一场暴风雨为春季揭开序幕，接下来的几个月，大地苍绿葱郁，繁花点点。到五月底，植被萎蔫，干枯焦黄，每一株都像在烤箱里烤过一样。

这个季节，无精打采、喘息不止的畜群就会被赶到云雾缭绕、凉爽、葱绿的内华达山区牧场。我很渴望能在这个时节到深山一游。但是由于囊中羞涩，怎么也想不出确保不断粮的方法。对于四处流浪的人来说，面包问题向来令人苦恼。我冥思苦想，甚至暗下决心学野生动物，随遇而安，捡食种子、莓果之类的东西充饥，信步游走、攀爬，既省钱又不用背负行囊。恰在此时，以前曾雇我干过几个星期活的牧场主人狄兰尼先生来找我，要我跟他的牧羊人和羊群一起到梅塞德河（Merced River）和图奥勒米河（Tuolumne River）上游去。那可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只要能到山上去，我愿意接受任何工作。更何况去年夏天在约塞米蒂（Yosemite）地区我已经领略到了大山的神奇。他告诉我，随着雪的融化，羊群将逐渐向上攀爬，渐次穿过一个个森林带，途中会在最肥美的草地停留几个星期。狄兰尼先生同时保证，我可以进行自己的研究，完全不受干扰。我不由心里盘算：这些宿营地是绝佳的观察地点，或许我能以营地为中心，在方圆八到十英里的范围内纵情畅游，多了解一些动物、植物和岩石。





加拿大盘羊  
bighorn sheep

但是我知道自己实在不是做这份工作的合适人选，于是把自己的缺点毫不保留地告诉他，即自己对深山里的地势、要经过的溪流和攻击羊群的野兽都一无所知。总而言之，我对熊、郊狼、河流、峡谷以及让人不辨东西的灌木丛知之甚少，担心会丢失一半以上或更多的羊。幸运的是，这些缺点在狄兰尼先生看来都不碍事。他对我说，关键的是他需要营地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确保牧羊人能尽职尽责。他给我吃定心丸，说假想中似乎难以克服的困难在上路后会烟消云散；进而还鼓励我，说放牧是牧羊人的事，我可以尽情地研究植物、岩石和风景，他本人也会陪同我们一直走到第一个主宿营地，就算我们到了地势更高的草场后，他也会时不时地到营地来，为我们补充供给品，看看一切是否顺利。就这样我决定一起去。为了方便清点数目，主人让羊一只接一只地穿过羊圈窄窄的栅门。它们个个又蹦又跳的。看着这些憨傻的羊，我心中不无担忧，两千零五十只绵羊中很多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幸运的是，我有一只很棒的圣伯纳犬做伴。它的主人是位猎人，与我只是点头之交，在听说我将在内华达山区度过整个夏天时便立刻找到我，请求我带他最喜爱的狗——卡洛——同行，因为他担心狗整个夏天都待在平原地区，会

承受不住难耐的酷暑。他对我说：“我相信，你值得托付，会好好照顾它。我觉得卡洛会喜欢你。它熟悉山里的动物，会看守营地，会帮忙牧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走失，都忠贞不二。”卡洛知道我们在谈论它，望着我们，认真地听着，那专注的神情让我不由地认为它听得懂。我叫着它的名字，问它是否愿意与我同行。它看着我，眼睛里流露出完全听懂的神情，然后扭头看着主人。猎人把手朝着我一挥表示允许，然后爱抚地拍拍它算是告别。卡洛似乎完全听懂了我们所说的话，就像早就认识我似的，很安静地跟着我。

## 六月三日<sup>①</sup>

① 即 1869 年 6 月 3 日。

清晨，把粮食、野营用的水壶、毛毯以及铡草机等物品稳稳地捆在两匹马上。接着，羊群朝深褐色的山麓进发，一群人在尘土飞扬中慢慢前进。狄兰尼先生个子很高，身形瘦削，侧面轮廓很像“堂吉诃德”，他负责牵引驮重物的马；比利高傲得不得了，负责放牧；此外还有一位中国人和一位掘食族印第安人（Digger Indian）<sup>②</sup>，

② 即迈杜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印第安人的一支。



佛罗里达棉尾兔  
eastern cottontail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将协助把羊群赶到灌木丛生的山麓地带；还有我，只带了笔记本，系在腰间。

我们从图奥勒米河南边靠近法兰西沙洲（French Bar）的农场出发。此地位于山麓，富含金矿的变质岩深深嵌入中央谷地的层岩下面。我们走出还不到一英里的时候，一些老领头羊露出兴奋好奇的神情，急切地往前方跑着，显然是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山上享用过牧草的美味。很快，整个羊群的希望似乎都被点燃，骚动起来：母羊呼唤着小羊，小羊也立即发声回应——颤抖的叫声很是触动人心，时不时还要急匆匆地啃一口枯萎的草，塞得满嘴都是，叫声也因此中断。羊群似浪潮般往山坡上涌动，各式各样的羊叫声此起彼伏，不过每一对羊母子都能辨识出彼此的声音。有时小羊倦了，在令人窒息的沙尘中昏昏欲睡没能及时回应母羊的呼唤，母羊就会回来，逆着羊群跑回小羊最后出声的地方，不找到小羊绝不会罢休。也许在我们眼里羊都长得一个样，叫声也都差不多，可是母羊却能在上千只小羊中认出自己的孩子。

羊群以每小时大约一英里的速度前行，羊群分散开来，像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底宽约一百码，长约一百五十码，略微弯曲的顶部则不断变化。前方领头的主要是最强壮的觅食羊，是所谓的“领头羊”，和散布在三角形“主体”两侧最活跃的羊一道，急切地在岩石和灌木丛间搜寻着枯草和树叶。小羊和年老体弱的母羊则缓缓地跟在后边，形成“尾端”。

中午时分，酷热难耐，可怜的羊儿喘着气，遇到有树荫的地方都会停下来，令人不由心生不忍。而人则顶着刺目的烈日，目光焦渴地徒然远望着，其实根本看不到白雪皑皑的山峦和溪流。眼前只有绵延起伏的丘峦，随处可见乔木、灌木和裸露的板岩。这里的乔木大部分是蓝栎，高三十至四十英尺，长着淡淡的蓝绿色叶子和白色的树干，稀疏地散布在野火无法烧到的薄薄土壤上或岩缝间。许多外露的岩石很突兀地矗立在橘黄的草叶间，岩面上地衣密布，很像无人涉足的埋葬场里的墓石。除了蓝栎和四五种熊果（manzanita）和美洲茶树外，山麓地带的植物和平原地区并无差异。我曾在早春时来过这

加州熊果  
whiteleaf manzani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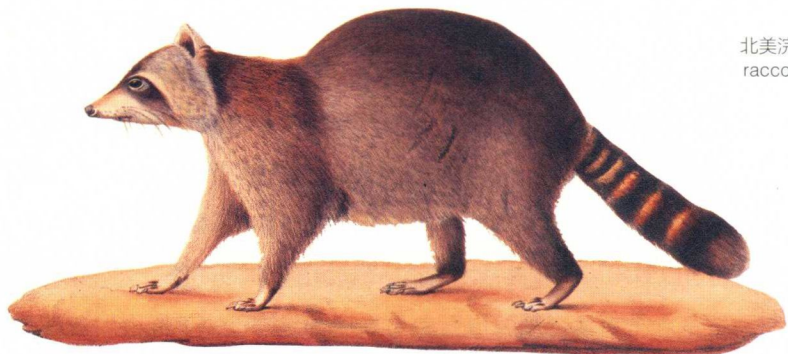
里，那时这里就像个美丽的花园，鸟语花香，蜂蝶飞舞。但是现在，炙热的天气让一切变得死气沉沉。地面龟裂，蜥蜴在岩石上爬动，数目惊人的蚂蚁则以顽强不屈的斗志排成长长的队伍收集着食物，脆弱的生命之花在酷热之下反而燃烧得更加旺盛。它们曝晒于如此无情的烈日下，却没有在瞬间被烤成焦炭，实在令人惊叹。几条响尾蛇盘着身子躲在不见人处，但并不多见。一向聒噪的喜鹊和短嘴鸦现在则沉默不语，不分彼此地站立在最阴凉的树荫下，它们嘴巴大张、翅膀低垂，被热气憋得发不出声来。齿鹑也同样想躲在阴凉处，分散在几个较为清凉的碱性水塘子旁。棉尾兔在美洲茶树丛的树荫间穿梭，偶然还可以看见长耳野兔轻快优雅地跑过开阔的空旷地。

中午在树丛中稍事休息后，饱受尘土呛咳之苦的可怜羊群再度被驱赶上

路，开始穿越灌木丛生的山丘。我们一直走着的山路却越来越模糊，恰巧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观察四周的情形，确定方位。那个中国人似乎觉得我们已经迷了路，以洋泾浜语喋喋不休地叨念着“丛林太密”之类的话；那个印第安人则一言不发地观察着交错的山脊和峡谷，寻找出路。在费劲穿过荆棘密布的丛林后，我们终于发现一条通往考特村（Coulterville）的路。我们顺着那条路一直走到一个干燥的牧场，并决定在那儿宿营过夜。一小时后，太阳落山。

在山麓地带和一群羊宿营可以说简单又容易，却谈不上愉快。日落前，羊群在牧羊人的监视下在营地附近寻找着可吃的草叶，一直到太阳落山。其他人则忙着捡拾木柴，生火煮饭，往下卸行李，喂马等。夜幕降临时，疲倦的羊群被赶到宿营地旁边地势最高的空地上，心甘情愿地挤成一堆。等每只母羊都找到自己的孩子，喂它们吃完奶后，所有的羊都静卧下来，安然入梦，到次日凌晨前不再需要我们操心。

随着一声“开饭啦！”的喊叫，晚餐开始。所有人都端着锡盘，自己动手从炖锅和煎锅里盛食物。大家边吃边聊着宿营的事，喂羊、矿藏、郊狼、熊，以及在以前采金矿的那段难忘岁月里所发生的惊险故事。那个印第安人一直待在不显眼的地方，一句话都不说，仿佛和我们属于不同族类似的。吃完饭、喂饱狗之后，抽烟的人坐在营火旁开始过烟瘾。在饱足感和烟草的影响下，他们



北美浣熊  
raccoon

仓鸮  
western barn owl



神情平静，如圣人沉思时神圣的样子。突然间，他们就像是大梦初醒似的，叹一口气或咕啾一声，把烟管中的烟灰弹掉，打个呵欠，直勾勾地看着火，然后说：“哦，我要去睡了。”话一说完就立刻钻进被子里。火光摇曳，还会持续一两个小时才会熄灭。星光越发璀璨，浣熊、郊狼和猫头鹰的啸叫声此起彼伏，划过宁静的夜空，蟋蟀和雨蛙则演奏起欢快不绝的乐章，充人耳鼓，如此契合，俨然与黑夜融为一体。打破这和谐的是睡眠者的鼾声以及羊儿们因为喉中呛了灰尘而发出的咳嗽声。星光下，羊群看起来就像一张巨大的灰色毛毯。

## 六月四日

拂晓时分，营地开始忙碌起来。早餐是咖啡、熏肉和豆子。早餐后，我们用很快的速度清洗碗盘、整理行装。太阳升起来时，羊群开始叫唤。母羊刚一站起来，小羊立刻蹦蹦跳跳地跑过来，用头抵撞着母羊吃奶。等上千只小羊都吃完奶，整个羊群开始吃草，并四下散开，有四分之一英里宽。不安分的阉羊十分贪吃，最先开动起来，不过仍不敢离羊群太远。比利、印第安人和中国佬引领着羊群走在毫无生机的路上，并不干涉它们捡拾可入口的衰草或树叶。

郊狼  
coyote

我们前面已经有几批羊群，因此路上几乎没有留下或绿或干的哪怕是一片树叶。饥饿的羊群不得不快速走过光秃秃、热烘烘的山丘，赶往最近的绿色草场。草场离这里有二十至三十英里。

“堂吉诃德”牵着驮东西的马。他把沉重的来复枪挎在肩上，为的是防范熊和狼。今天和第一天一样热气逼人。我们越过坡度较缓的褐色山坡，所见都是别无二致的植被，唯一例外的是外形奇特的鬼松<sup>①</sup>（*Pinus sabiniana*），成片分布在蓝栎中间。鬼松的树干在十五到二十英尺的高处分成两个或更多的枝干，稍微向外倾斜或几乎直入云霄，枝杈繁密交错，长着长长的灰色松针，投下稀薄的阴凉。从外形上看，这种树总体上更像棕榈而不像松树。球果有六到七英寸长，直径约五英寸；果体很重，落下来以后很长时间都不会腐烂，因此树下散落得到处都是。这种球果能提炼出上等松脂，生出的营火极亮，仅次于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燃料——玉米穗。

① 又称灰松。



四齿欧石南  
cross-leaved heath

“堂吉诃德”告诉我，掘食族印第安人把这种坚果当食物，大量采摘。这种坚果如榛子般大，外壳坚硬——用来供奉众神的珍馐和燃出营火的竟然是同一种果实！

## 六月五日

今天早上，随着缓慢的羊群走了几小时之后，我们来到皮诺布兰科峰（Pino Blanco）一侧界限分明的台地上。塞宾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它们清奇傲立，外形奇特，酷似棕榈，我急于把它们描画下来。可是激动狂乱中，我却没有画出多少。不过，我还是设法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差强人意的皮诺布兰科峰风光图。图的立足点在峰顶的西南侧，这里有一小块田地和葡萄园，灌溉用的水来自路边的一条溪流。往上走，溪流在跃出峡谷时形成了还算壮观的瀑布。

登上第一座山峰，站在开阔的台地上（此处海拔将近一千英尺），顿感心



旷神怡；想到即将欣赏到的美景，雀跃之情更是难以自抑。梅塞德峡谷壮观的景象——马蹄形弯道——一映入眼帘，一览无余。这里神奇的原生态环境，似乎有上千种甜美的歌声在回响。在眼前顺势而下的陡峭山坡上，轻描淡写地点缀着松柏和熊果，其间是阳光充足的开阔地；再远处是层层叠叠、形态雅致的山峦，绵延伸展，融入远山中。山坡上蓬生的灌木丛，主要是柏枝梅密密实实，像柔软浓密的长毛绒，其间不见一棵树或一片裸地。目极之处起伏涌动的是绿色的海洋，错落有致，连绵不绝，就像苏格兰的欧西南风光一样。无论是主线条还是繁复密实的细节之处，这里风景的着笔都令人眼前一亮；雄伟的山峰在此处交汇，河流如带，闪烁其间；水流圆润雅致，不见一块突兀的岩石露出；变质岩构成的山谷和山梁如此精致，好像都被精心打磨过。整个风景匠心独运，如同最辉煌的雕刻作品。美的魄力多么强大！我满怀敬畏地凝望着，为了这里的风景，我愿意舍弃一切！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我将有做不完的工作，去探索造就这种地貌、岩石、植物、动物以及神奇天气的力量所在。脚下、头顶到处是难以置信的美，有的已经生成，有的永远处于生成之中。我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向往着、艳羡着，直到尘土飞扬的羊群和人群走出了视线，才匆匆忙忙地记上几个字、画上几笔，追赶而去。不过，记录、作画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这种神圣景象的色彩、线条和韵味已经深深烙在我的灵魂深处，永远不会淡出记忆。

这一天过得心醉神迷。傍晚时分天气凉爽起来，一切都那么宁静，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天空中孕育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闪电——白炽的云团样的亮光没入树丛中，与其说它像“鬼火”，不如说它像威斯康星州草地上快速闪动的萤火虫。马尾巴上的毛都竖着，我们的毯子上火星噼啪作响，可见空中的电离密度有多大！